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081.3
52205

經國大典

卷之四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 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舊稿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譌舛以篇為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駰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熹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据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偽也其書長于叙事嫻于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劍袂以劍為斂也畢事于前國策作畢使夏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搯其胸蓋借搯為戡說文戡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拒又攬字之誤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搯从手誤矣拔匕首搯之說文以搯為投玉篇擲同搯又作撻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為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撻意林又為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窗小錄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

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葉後遂以亡逸故吳琯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
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燕丹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燕太子丹質於秦

案燕字从藝文類聚水部鳥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意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

與今秦王遇之無禮

不得意欲求歸案求字从藝文類聚水部初學記天部引補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

乃可許耳

案許耳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生角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

記天部

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案藝文類聚水部引作丹過之無虞太平御覽皇親

部人事部引

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惟與今本同

雨粟馬生角

深怨于秦案深字太平御覽求欲復之案太平御覽皇親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

與其傳翹武書

案令本作書與其傳翹武從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曰丹不肯生於僻陋記刺客列傳作鞠武索隱云鞠音翹正據此書以作音耳

之國

案丹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長於不毛之地案本作無毛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未嘗得觀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

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

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御覽皇親部引改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

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

案意林引作丈夫恥受辱貞女恥于節虧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又與今本同疑有舛謬

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

案避本作迴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斯豈樂死而忘生哉案豈本作其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心有所守也令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諸侯最甚丹每念之痛

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

藏案藏本作藏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案貪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而信我辭

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案則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

無面目於天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天地死懷恨於九泉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恨下有八字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案今

指以為笑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無子字謹遣書願熟思

之魏武報言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悃悃之恥除久久之恨

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

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

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並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案史記六國

質子秦亡來歸在始皇十五年使荆軻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

秦滅韓在始皇十八年此言連衡于韓魏當在韓未滅以前

兵案有本作無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太子得書不說召魏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為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

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魏武曰臣為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

如坐令合楚趙並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為良太子睡卧不聽案此段與史記刺客列傳所載文俱異魏武

曰臣不能為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案史記刺客列傳云其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

敬諾

燕丹子卷中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田光見太子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作先生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案史記刺客列字誤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與令本同

卻行為導

太子丹曰傳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樊邑今燕國僻在北陸比於

跪而蔽席

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

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令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

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眾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

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味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為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

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

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頃聽三月於斯先生豈

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固將竭之臣聞騏驎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

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為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

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

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案意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光知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與

今本為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

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荊君則燕國

社稷長為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
荆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
荆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案令本作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从北堂書抄政術部
引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荆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
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自刎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綬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

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案意林引作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

為勤望遠不以為遐案意林引作無兩為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

信於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己故也太子曰田先生令無恙乎案令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引補軻曰光臨送軻

之時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臨字與藝文類聚所引不同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案恥下以字从藝文

彥人事部引補向軻吞舌而死矣案文選江文通諸建平王上書注引無矣字太子驚愕失色歔歔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

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曰太子置酒請軻案民氏疑昏昏

之譌太子二字从太酒酣太子起為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案文選謝康樂過始

寧墅詩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案決本作稱从文今荆君遠

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

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為周師騏驎之在鹽車驚之下也

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案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

賦注引皆作夏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

五霸案兩令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補於君何如也案也字从文選景福殿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

百子全書燕丹子卷下

甚喜自以得軻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

案今本池下有水字從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軻拾互投盡案龜字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龜

荆軻城北臨濡水即軻以金圖投龜處所見太平寰宇記易州下引九州要記云

本亦作龜太平御覽太子令人奉槃金案今本作捧盤金從文選江文

人事部引改初學記大部史記刺客軻用抵抵盡復進案抵本作投從文選江文通詣建平

列傳索隱引作太子捧金瓦進之王上書注太平御覽軻

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案今本作馬肝甚美從

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為置酒華陽

之臺案為字以太平御覽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案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能下有鼓字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

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槃奉之案今本作太子斷手以太平御覽人事部

之槃案盛太子嘗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案史記刺客列傳云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

以順適其意索隱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龜千里馬

肝即引此段為證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大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

烈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案今本作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

子長報任少卿書注陸士衡挽歌注引改太子幸教之太子劍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

令利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疆國莫彊於秦今

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

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

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

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

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案：忍本作善，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

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令欲先遣武陽，何如？」

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案：意林引作乃請。樊

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案：意林引無聞字。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軻為將軍痛

之。案：軻本作實，從意林引改。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

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令願得將軍之首，案：令願二字，從意林引補。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

必喜，喜必見軻。案：令本無進之二字，又作秦必喜，喜而見軻，從意林引改。軻因左手把其袖，案：因本作將，從意林引改。右手揜其背，數以

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讐。案：讐本作街，從意林引改。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尼腕執刀，

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案：刎本作刺，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

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案：何本作刺，史記刺客列傳云：「既已不可奈何，更正。」遂亟盛於期首，

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案：令本無燕字，圖下又無獻秦三字，從意林引補。武陽為副，荆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

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案：意林引作太子賓客皆素衣服送之。於易水之上，案：之字从太平御覽地部樂部引補。荆軻起為壽，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案：北堂書鈔樂部事類賦樂部注引：「皆作高漸離擊筑和之意。」林御覽樂部引：「為壯聲，則髮怒衝冠為哀聲，則士皆流涕。」案：今本作為壯聲，皆淚流，从初學記：「天部與令本同。」

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案：二句從意林引補。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

冠皆衝。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案：二句從意林引補。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

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案者字以北堂書鈔酒食部武陽欲擊軻止之案此段史記刺西入秦至

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案因本作國字之謫也史記刺客列傳作蒙嘉漢書鄒陽傳云秦始皇

俗書本蒙下軌加恬字非也與此書合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令秦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顧為北蕃臣妾秦王

喜百官陪位陞戰數百見燕使者案意林引作陞戰見荆軻文選別賦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

圖案意林引作軻奉樊於期首相並地圖以次進鐘鼓並發案鼓本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皆與今本同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

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案今本

請曰此北鄙小子希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案今本作願大王少假秦王曰軻起督

亢圖進之案今本作秦王謂軻曰秦王發圖案四字從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

提其首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提作提兩手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

無罪而夷其族軻將脫為字案下疑海內報讐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案則本作即又重

改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案今本無兩琴

刺客列傳正義引補太平御覽兵部羅穀單衣可掣而絕案掣北堂書鈔衣冠部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劍案意林引作轆轤可負而拔軻不解音案解本作曉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案今本作

無下四字案意林引改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案今本上四字作掣之絕屏風下有負劍二字从史記刺

軻拔匕首擗之案意林引改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案今本上四字作掣之絕屏風下有負劍二字从史記刺

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案今本作軻曰吾坐輕局為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

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案今本作軻曰吾坐輕局為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

立哉

案意林引作吾為豎子所欺事不齊也太平御覽服用部引有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今本無疑此下尚有闕文

玉泉子

不著撰人名氏

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擢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策。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策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曰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處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柳州及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連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喬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迴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曰十人勅下湜未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憤湜不佑己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衢恣為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府事李蟪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送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鈞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

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為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寧斬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為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己貧賤必不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駟其輜囊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為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為即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令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恨於鄧郎寧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為羣盜所得

杜邠公悰為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愛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歸